

## 城市一二

該如何微笑呢？  
盆地的視野太過壅擠  
坐標不出仙境的藍圖  
荒蕪的真理唾了一地  
不合時宜  
氧化的亡魂  
又在哪個圖書館裡流浪？  
不朽在銅像翹然的鬚尖  
拈起一朵，隔夜的  
信仰

(而追逐，是一種  
行進的節奏  
經緯間  
失衡的踱步)

將門牌繫上腳踝  
龕中的神像默然啟程  
尋找傾慕的月光  
跑不了的廟裡供著神棍  
喃喃起駕——  
「極樂往人間行去  
已不在西方」  
這座城市充斥符碼如忒荒涼  
窺探中嬉遊  
承諾裡擺盪  
在數字，與  
數字間  
架構天堂

(打烊的季節垂手而立  
豢養一地風化的夢境)

支票的保存期限是多久？  
政客從不軋三點半

善於陷落的島嶼，違章  
海市的樓閣  
用失眠的姿態  
拐  
彎  
抹  
角  
混血的國度裡嫻熟地  
放行  
幾塊智慧、一截佛指、半捲星子圖

(牛飲著  
文明的把戲  
草莽的詩骸，驟然

無話可說?)

哼著輓歌  
擱淺的神話  
逐步翻譯霉潮的藝語  
發現，曝曬  
儼然是一種必要的習慣

焦躁時遊蕩  
跛行時參禪  
漏雨的城市  
濕氣過重血壓太高  
謊言  
也很永恆

我極愛下廚，且公認甚有天份。只要不是繁複高深到無法參透的菜餚，原則上來說在嚐過、看過之後，皆可以仿作一二，當然——這無關乎智慧財產。

賃居在外，憑藉一只大同電鍋、一方烤箱，就可以時常有些精采的演出，朋友們常驚喜我的創意與靈巧，連市售的糙米片，我都絕不放過的非要添些玉米、豆腐，抑或是加入略為川燙的鮮蝦、墨魚，將廉價的速食品調教成極富韻致的濃湯。此

種宛如魔術般的加工遊戲，深深令我陶醉其中，玩耍的不亦樂乎。

